

虹南作战史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虹南作战史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虹南作战史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5 字数 396,000

1972年2月第1版 1972年11月第4次印刷

印数 600,001—700,000

书号: 10·2·136 定价: (普)0.95元

毛主席语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目 录

引 子

雏鹰.....	3
---------	---

第一章 初 战

一、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笔直的.....	19
二、虹南村向何处去？.....	47
三、战春荒.....	64
四、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80
五、区委书记.....	102
六、良种.....	124

第二章 办 社

七、顶妖风.....	141
八、折价.....	160
九、在区里和乡里.....	185
十、“下马威！”.....	204
十一、蔬菜市场.....	219
十二、社领导之间.....	242
十三、捉鬼.....	261
十四、分红.....	290

第三章 高 潮

十五、办社申请书·····	307
十六、寒流·····	322
十七、辩论·····	345
十八、除虫·····	367
十九、转折点·····	391
二十、更上一层楼·····	413

第四章 较 量

二十一、还要努力作战·····	437
二十二、在旱灾面前·····	460
二十三、筑渠道中的两军对垒·····	476
二十四、调兵遣将·····	498
二十五、思想在闪光·····	518
二十六、包围·····	534
二十七、较量·····	554
二十八、第一部的尾声·····	583
后记·····	585

引 子

雏 鹰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逼近上海市郊。

上海市西郊某地，有一条开阔的大河。大河两岸，两军对垒。河西，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正在乘胜前进中。河东，是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他们正在倚河设防，仗着钢骨水泥的碉堡群，筑成一道封锁线。

现在半夜十二点钟刚过，风雨交作，雷声隆隆，夹杂着远近的枪炮声，在大河两岸，形成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阳历三月初交了惊蛰节气，三月下旬春分，四月上旬清明，正是打雷、闪电、刮风、下雨季节，古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少行人，更何况是半夜过后的封锁线上？

咦！河东那边麦田里，弯着身子，穿过来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个十来岁的农村少年。中年人穿的短打，衣服倒还整齐，那农村少年却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不过，不管是整齐还是破烂，两个人都是浑身泥巴了。他们是什么人？顶着风雨，踩着泥泞，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来到这封锁线上干什么？

转眼之间，他们已穿过麦田，走近河边了。那个中年人，走到麦田尽头时，伸手拉一拉身旁的农村少年，随即俯下身来，伏在麦田里，探头观察周围动静；那少年也学他的样，四处张望。

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照讲四周应该是一片乌漆墨

黑；但是，从各个角度照出来的几十支探照灯光，却把天色照得象有微弱月光的夜晚一样。

那中年人，指着百把步开外的一道木桥说：“雷生，你眼睛好，你仔细看看，桥上有多少刮民党的军队站岗？”

探照灯的光线不够，那个名叫雷生的少年看不清，看了一阵，说：“人不多，好象只有一两个人影子。”

“砰！嗤——”一粒步枪子弹，仿佛正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两个人赶快都缩进麦田里去了。

“不要紧，没有发现我们。这是流弹。”停了一会儿，中年人说：“还要走近看看仔细。河边有一排芦苇丛，刮民党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头年的芦苇也没人斫，正好做我们的掩护；等探照灯光暗下去的时候，穿到芦苇丛里去仔细看看。”

这探照灯光，是亮一阵、暗一阵的，亮了一会儿，果然一下子暗下去了。只见那个名叫雷生的少年，一个鱼跃，从麦田里穿出来，直扑到田岸那边河边上的芦苇丛中；那中年人，随后也跟着一个鱼跃，穿入芦苇丛。

两人在芦苇丛中，轻手轻脚地移动，走近木桥后，探出头来，继续观察。

借着重新亮起来的探照灯光，只见那木桥旁边的大路上，有一座三层的大碉堡。木桥口，有一座小岗亭，看大小，约莫里面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样子。碉堡和岗亭，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木桥上面，有两个国民党反动派哨兵的身影，懒洋洋地来回走动。一道闪电过去，透过缕缕雨丝，只见那两个哨兵，连雨衣也没有穿，垂着头，缩着颈，步枪斜揸在肩上，没精打采地走着。一面走，一个一面拚命地手搓手；还有一个把两只手送到嘴边，一股劲儿呵热气。看来，两个岗哨都

冻得要死，毫无精神了。

“安先生，我们突然冲上去，一人对付一个，干掉他，然后冲过桥去！”那个叫雷生的少年，看到两个国民党反动派哨兵瑟瑟缩缩的样子，兴致勃勃地出主意。

“不行！后面就是碉堡，岗亭里可能还有人。我们的任务是送情报，不能硬拚，要用最安全的办法把情报送到。”那个被称做“安先生”的中年人摇摇头，不同意。

“你会钻水没头吧？”雷生又问。

“什么叫钻水没头？”中年人不懂。

“哦！钻水没头，是我们郊区的土话。就是，就是，从水底下潜水过河。”雷生解释。

“噢！我只会游水，不会潜水。”中年人说。

“唉！两个反动岗哨在桥上，游水过河，目标太大了。这条河是封锁线，过了河大约莫就是解放军地界，就是这条河怎么过法？”雷生拿不出主意了。

“先四处看看再说，不要着急。”中年人很定心。

两人再从芦苇丛中向四处打量。只见河边的大碉堡两边，每过几百步，就是一座小碉堡，小碉堡旁边，照例有个小岗亭。虽然探照灯的光线暗淡，看不清岗亭外面有无哨兵，但是，在岗亭左近，有时发现一闪一闪的光亮，象是有人在打手电筒，这里是封锁线，估计有岗亭必有岗哨。河边上，每过几百步就是一道岗，要从水面上游过河去，看来没有把握。

“这样！”中年人经过仔细观察，下决心说：“我们两个人从桥底下游过去。敌人在桥上，我们在桥下，他不容易发现我们。”

“还是不保险！”雷生说：“河对岸的芦苇，都给这些混蛋兵

斫光了。还有一段路才能进麦田。这段路一点掩护都没有。”

河对岸是一条六七公尺宽的公路，要穿过公路，才能走进麦田，雷生担心穿过公路时会被反动派的哨兵发现。

“干革命总要担点风险！不过，比较起来，我看这个办法好一些。”中年人坦然地说。

“你不是说，要用最安全的办法把情报送到吗？”雷生却自有主张。

“那末，你说，怎么办好呢？”中年人问。

“你先从桥底下游过去，我在这里看着。万一有意外，我可以掩护你。我会钻水没头，等你安全过去了，我总有办法过来。”雷生说。

在探照灯的微弱光线下，那个被称做“安先生”的中年人，端详着雷生的幼稚的脸。才十四岁的小孩子啊！这几句话，简直象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讲的。他默默地想：毛主席啊！毛主席！你的教导真英明。你教导我们要依靠贫农。从雷生的娘洪妈妈身上，从雷生身上，我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到，照你的教导办事，革命事业就必然胜利。这个十四岁的雇农的后代，近半年来，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就能产生这样的勇气和智慧！毛主席啊！毛主席！革命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就更加感到你的教导是这样的英明、深刻！

“你放心，安先生！”雷生见中年人不开口，进一步催促他下决心：“我会钻水没头，嘴巴里只要含一根芦柴管换气，钻在水里一个钟头不出来也不要紧。如果你安全过去，我就跟着过来；如果惊动了这些乌龟王八蛋，我自有本领转移目标。转移目标后，我在水里钻它一个钟头，再过河跟上来找你。”说

着，顺手折一根芦苇，去掉节巴，做成一根上下通气的芦苇管，放在怀里。

中年人再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好，就这样。情报在我怀里的油纸包里。如果我牺牲了，你要千方百计把情报送到解放军手里。”停了一会，中年人又指着一里多路外的一棵大树说：“如果两个人都安全过去了，我们就在那棵大树底下碰头，一起去找解放军。”

雷生点点头，不开口，看来他肚里有自己的打算。

两人轻手轻脚地沿着芦苇丛，走到木桥边。桥上，两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哨兵还在瑟瑟缩缩的踱方步！

中年人附着雷生的耳朵说：“雷生，我过去了，你自己当心。”说着，从芦苇丛里往桥底下一闪，开始泅渡了。

这边，雷生藏在桥边的芦苇丛中，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桥上的两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哨兵。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那个被称做“安先生”的中年人，已经游到对岸了。桥上两个冻得发抖的哨兵，丝毫也没有觉察。

对岸上，是一条沿河而筑的公路，约有六七公尺开阔，过了公路，才是麦田。河岸边的芦苇，却早已全部斫光。这六七公尺的开阔地，毫无遮拦、掩护。桥上，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雷生心里焦急。安先生啊！安先生！你怎么过去呢？

就在中年人游过河去的这几分钟当中，探照灯光又亮起来了。中年人伏在桥下的河岸边，纹丝不动。

河这边芦苇丛中，小雷生心里七上八下。清明时节的下雨天，又是半夜时分，天已经够冷了。安先生又刚从河里游过，浑身湿透，伏在桥下，一动不动，那寒冷透骨的味道，也可

以想象了。小雷生只觉得，安先生身上的寒冷滋味，已经沿着大河的宽阔的水面，传到自己身上了。

等了十几分钟左右，探照灯突然一暗。雷生看到，对岸桥下，安先生开始移动了。他连忙圆睁着两只眼睛，紧紧注意桥上的动静。

桥上两个哨兵，还是一点也没有觉察。

雷生再转眼朝河西桥下看，安先生的模糊身影，不断游移向前，上了公路。雷生在河东岸的芦苇丛里，地势低，安先生一上岸，他就再也看不到安先生的身影了。

一秒钟过去了，两秒钟过去了，三秒钟过去了，……桥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哨兵还是木知木觉。雷生暗自庆幸，偷越封锁线快要成功了。安先生是一身灰黑衣服，天是黑的，公路也是黑的，探照灯光正是暗淡时刻，真是碰到了好时机！

但是，天不作美。突然间，一道闪电，照得大地通明透亮。随着闪电，只听得桥上一声喊：“口令！什么人？”

雷生看得清楚，听得真切。这声音，是面孔朝西的那个哨兵喊出来的。随着喊声，那个哨兵已经把手弯到肩胛上去取枪了；另一个面孔朝东巡逻的哨兵，也同时一面取枪，一面转过身去。

安先生的生命危在旦夕。

说时迟，那时快，雷生不敢丝毫怠慢，更无半点迟疑，立即从芦苇丛里飞身出来，象刚离弦的箭一样，直窜上桥。

那两个哨兵全神贯注前面，背朝雷生，全然没有觉察。

雷生窜上桥后，借着飞奔上去的一股冲力，埋下头来，斜插花朝着离自己近的那个哨兵，用头一顶。这一顶，正顶在那个哨兵背部左边的腰眼里。只听得一声“啊呀！”接着又是一

声“扑通！”原来，那个哨兵背对着雷生，正好从肩上取下枪来，全无防备；雷生这一顶，使尽了平生力气，又借着奔上桥的那股冲力，早顶得那个哨兵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嘴里带着一声“啊呀”，滚下桥去。那“扑通”一声，是他跌到河里去的声音。雷生因为用力太过，也往前冲了半步。

雷生借着这股冲劲，立即向面前剩下的一个哨兵猛扑过去。那个哨兵，取下枪来，正待向河西公路上中年人的身影开枪，却听得背后一声“啊呀”和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慌忙回过头来，雷生却已扑上去了。两个人就在桥上扭打起来。

雷生才十四岁的人，虽然日常参加劳动，体力上有点底子，但到底是饱一顿饿一顿长大的，营养不良，身材矮小。他猛扑上去，本来是想出其不意地把那个哨兵的枪夺下来，然后冲到河西麦田里，同安先生会合。但不料，那个哨兵已经回过头来，有所准备，一把没有夺得下枪来，只得在桥上扭打起来。

雷生心里有数，自己到底身矮力小，扭打长了，可能吃亏，再说河东岗亭里、碉堡里都有国民党的匪兵，在桥上不能耽搁时间。他估计自己这一打岔，桥那边安先生早已安全进了麦田，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赶快看准地形，用尽平生力气，扭着那个哨兵，往河里一跳，然后松开哨兵，扎一个猛子，钻水没头，向对岸潜过去。一到河边，迅速上岸，穿过公路，飞进麦田，直奔安先生指定会合的那棵大树下面。

这一撞，一扭打，又是“扑通”、“扑通”几声，早把岗亭里睡觉的哨兵惊醒了。原来，那岗亭里还有四个哨兵，正是瞌睡糊涂，听见声音，没头没脑跑出来，一看，桥上两个哨兵已经没有了。马上朝天开枪，开了几枪，再一听，河里有声音，赶快又朝

河里开枪，等到在河里挣扎的两个哨兵穷喊“自己人，别开枪”时，早已打伤了一个。再把这两个半死半活的哨兵拖上来，问明原委时，那边雷生和那个被称做“安先生”的中年人早已走了里把路，到大树底下会合了。

两人到大树底下会合后，才听到河东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里开起机枪来。这一阵轻重机关枪，只成了给他们送行的礼炮了。

“安先生”是什么人？雷生又是什么人？他们半夜越过封锁线究竟送的是什么情报。趁着他们在大树底下会合后去找解放军的机会，让我们把来龙去脉向读者介绍一下吧！

“安先生”，名字叫安克明，出身于苏北一个贫农家庭。解放前，苏北闹灾荒，安克明来上海做过几年工。后来，安克明回家乡了。不久，苏北解放了，从此安克明见到了太阳。在土改中，安克明翻了身，入了党。组织上因为安克明在上海耽过，便派他到上海来工作，为解放上海做准备。安克明到上海，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上级党组织派他到市郊七宝镇附近的虹南村，以做教师作掩护，摸清七宝一带国民党的碉堡、武器和兵力分布情况，准备配合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这虹南村上有个虹南小学，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所以安克明一到虹南村，就以教师的身份住下来了。

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这样重视虹南村呢？原来虹南这地方，当时是三县交界地区，离上海市区又不远。落脚在这里，可以摸到几个县的情况。出虹南不远，是一条上海通七宝的公路。这条公路，南通黄浦，过江就是奉贤、金山；北通吴淞港；西通松江、青浦。虹南紧旁，一条浦汇塘，又是近郊水路交通要道。虹南北面，是国民党的虹桥机场，南面六号桥，是国民党的电

信局。蹲在这里，只要留心看，注意打听，可以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许多兵力调动情况和其他情况。同时，又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地区，村子穷，偏僻落乡，不引人注目，“油水”小，三县都不大管，容易隐蔽。

安克明到虹南后，很快就和虹南的农民打成一片。一到晚上，经常到贫苦的种田人家里聊家常。前面提到的雷生，姓洪，就是虹南村最穷的一家雇农。雷生的父亲给旧社会折磨死了，一家只剩了洪妈妈、雷生和他七岁的妹妹洪海英三个人，孤苦伶仃。安克明也常到洪家去。洪妈妈觉得这个安先生有些怪。先生，先生，比我们种田人高八丈。怎么这先生一点没架子，穿着长衫，可谈起种田的活来，百样懂。言语中很体贴穷苦人，手脚也不象教书先生，倒象种田出身。瞎话瞎话，种田人哪来的文化，哪能当先生。有些猜不透。小雷生呢？同安先生蛮要好，几个月来，也跟安先生识了一些字，懂了一些革命道理。雷生做完田里生活回来，同安先生晚上一谈就是大半夜。

一天晚上，安克明约小雷生到虹南小学去“识字”。小雷生兴冲冲地来到小学。安克明开了门，让小雷生进屋坐下。自己打着手电筒，在小学四周看了一遍，然后进屋，关上门。

一盏煤油灯下面，安克明拿起笔来，在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九个大字：“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写好后，安克明问：“这几个字你认识吧？”

小雷生只识当中的几个字。

安克明一个字、一个字，轻声地教小雷生。

经过安克明一教，小雷生高兴地跳了起来，说：“安先生，